

#1

我与《画刊》的25年

25 years with *Art Monthly*

靳卫红 李一白 Jin Weihong Li Yibai

摘要：《画刊》(原名《江苏画刊》)，迄今已有42年历史。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，中国当代美术迅猛发展，《画刊》是介绍新艺术和新艺术思想的重要平台，并在20世纪90年代的发展当中，成为中国当代著名的具有标志性的学术杂志。主编靳卫红就《画刊》的发展历程、艺术媒体的价值与传统纸媒在网络时代的发展等问题，与本刊展开了讨论。

关键词：艺术媒体，纸质媒体，艺术批评

Abstract: *Art Monthly* (original name was *Jiangsu Pictorial Art Monthly*), is the magazine with 42 year's history. In the mid-1980s, Chinese contemporary art develops prosperously, and *Art Monthly* is the crucial stage to introduce new art and its thinking. In 1990s, it became the well-known and distinctive academic magazine. Jin Weihong, chief editor of *Art Monthly* discussed with *Contemporary Artists* on the topic of the progress of *Art Monthly*, the value of art media and problems confronting the traditional print media in the age of network.

Keywords: Art media, Print media, Artistic criticism



1
靳山
扯皮
塑料、铝、黏土、铁丝
51×27×31cm
2016

2016年第一届艺术媒体提名展《画刊》提名作品

李一白(以下简称“李”):您之前学的是中国画，是什么样的机缘让您进入了艺术媒体行业？

靳卫红(以下简称“靳”):其实以前没有“媒体”这个说法。以前我们只是把行业做一些大略的划分，我当时作为一个艺术学院的毕业生，成为美术编辑是我的一个工作出路，也是我对职业的一个想象。无论做画家还是美术编辑，感觉这些都是我们的就业范围，没有一个特别的进入媒体行业的概念。“媒体”是后来才用到的一个词。

当时的行业划分是非常含混不清的，很多的出版社里云集了大批画家，这些画家本身也是编辑，身份很模糊，这是一种中国出版行业的特殊景观。85年以来的艺术家，很多人都是编辑出身，只不过很多人没有像我这样一干干了这么长时间而已，比较早就转行了，或者有一些他们曾经工作的杂志、媒体不存在了，就另谋了其他的出路。要说机缘，这就是我们的机缘，是历史给我们的比较特殊的情景。我当时大学毕业后，觉得去《江苏画刊》做一个美术编辑是非常好的，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情，所以很努力地进入了《画刊》，成为了一名编辑。

李:《画刊》是中国现当代艺术史很重要的组成部分。80年代李小山老师在《江苏画刊》发表《当代中国画之我见》，可以说是中国的现代艺术史上很重要的事件，影响了中国画前进的方向，引发了一系列深层次的关于中国传统艺术发展问题的讨论。您90年代开始就在《画刊》工作，在从业的这些年，您有没有经历过艺术媒体影响现当代艺术发展，或因报道，直接影响了某位艺术家的艺术生涯，这样的事件呢？

靳:这样的事件非常多。你刚才提到的李小山的文章，在那个年代是十分难得的，文革之后，思想有了一些空间，大家刚刚开始思考艺术本体的一些问题。《画刊》的前身是工农兵画报，完全是为政府的舆论宣传服务的工具。到了1984年，《江苏画刊》开始改版，成为艺术类杂志，教授技法，当年有好多学画画的人，拿着《江苏画刊》可以有据可循，成为一个寻求信息来源的资讯。我在考大学之前，也订阅《画刊》，看过上面的一些画谱，或者一些艺术家对读者问题的解答，主要是为了解决技术层面的问题。

到了1985年，《江苏画刊》发表了李

小山这篇文章，《画刊》的位置发生了变化，因为它真正讨论了艺术本体问题，不完全只是形而下的一些技术的东西，它表达了人们对重建艺术史的愿望，或者说重新阐释艺术功能的一种角度。《画刊》慢慢地就变成大家关注的一本杂志。刚好又碰上了中国现当代艺术的发展，比如“85美术新潮”，《画刊》在其中推波助澜，起了很大的作用。其实我可以客观地说，那时候《画刊》并没有故意设计成为这个潮流的推动者，说实在话也不具备这种能力，可是历史选择了《画刊》。为什么这么说？因为那时候没有别的杂志和媒体。尽管说起来，80年代的中国艺术媒体是“两刊一报”，就是当年彭德老师他们做的那本《美术思潮》和我们南京这本《江苏画刊》，再加上《中国美术报》，但是由于他们比较早就停刊了，就剩下《画刊》这样一个平台，还能够发表这些信息。

从这个角度来说，《画刊》客观地变成了一个推动当代艺术创作的媒体。这种推动并不是谁有策略性地规划出来的，当然我们几位老主编、社长，很有远见，认为媒体要跟艺术在一起，而不是为意识形态服务。他们最早的动机，就是对鲜活的艺术创作给予关注和报道。但是随着这种互相的关系——艺术创作刺激了杂志，杂志又刺激了艺术创作，《画刊》的办刊思想和目的也越来越明确，那就是“推动当代艺术”。这一办刊思想和目的是慢慢形成的，过程也非常有意思。

《画刊》已经有了这样的前奏，对于我们这些青年是吸引力极大的。我1991年进入《画刊》，在后来工作的整个经历当中，《画刊》推出的艺术家太多了，数不胜数，比如方力钧、宋永红、王劲松、曾梵志、刘炜、刘小东、徐冰、谷文达等等，几乎所有90年代活跃的中国当代艺术家都在《画刊》上有过报道，甚至是他们第一次被报道。比如曾梵志，1993年我第一次在杂志上把他的《协和三联画》发表出来，并有文章介绍。他后来还特别有感情地说起这个事，觉得这对他是一个很大的触动。因为那个时候跟现在不一样，现在有艺术市场，一位年轻的艺术家出来，有人买他的作品，他就能活下去。那个年代没有别的方式肯定他们的艺术，一个媒体介绍了他的艺术，对他来说，那就是一个很大的推动力，让他有一种存在的价值感。



1
申大鹏
海明威
布面油画
100×100cm
2016
2016年第一届艺术媒体提名展
《画刊》提名作品

《画刊》与艺术家们在 80、90 年代的相逢，有着特殊的意义——艺术家给予了《画刊》不断的刺激，《画刊》也给予了他们一种肯定。艺术家需要一个说话的平台，《画刊》承担了这样的角色，这就是我们彼此寻找的过程。在这样的意义下，当代艺术的发展跟《画刊》的推动确实是分不开的。

李：这也和《画刊》一直致力于推动当代艺术的发展，致力于批评是分不开的。80、90 年代《画刊》在批评方面做得很前卫，很大胆，走在学术尖端。

靳：当代艺术在中国兴起的时候，这种艺术方式谁也不明白到底怎么解读。我觉得《画刊》还做了另外一个工作，不仅对艺术家创作进行介绍，同时也建立了自己的批评观、方法论，以及学术态度。《画刊》从 90 年代慢慢形成了对艺术价值的自觉的守护，它不再是简单的“拿菜随便倒在锅里就炒”，而是要选择菜式，选择一个合适的菜式。所以《画刊》很敏感地发现了当代艺术在中国解读的困难，在推介艺术作品的同时，在 90 年代，也掀起了好几次对艺术思想的讨论，这种讨论帮助解读当代艺术，随着讨论的深入，意识慢慢明朗起来。《画刊》在

理论方面也做了很多的工作，受时代的局限，我们不能说这是完美的，但也尽了微薄之力。这些工作的意义在于它提供了一种可能性，建立一种当代艺术的话语方式。不过比较遗憾的是，这个关系在后来的发展我很不满意，我觉得他们彼此没有变成一种促进的力量，反而是相互的抵消。

比如说批评的匮乏，理论的匮乏，对艺术的评论变得陈词滥调。艺术的创作也没有真的刺激理论达到一个新的解释领域。我觉得很遗憾，也许这需要更多的时间和努力，也许我们太着急了。

李：在 20 世纪初，互联网开始逐渐走进每个人的生活，网络有很便捷的地方，比如说传播的快捷性、信息的丰富性，不仅可以传播图片文字，甚至还有视频、声音。网络的兴起对于传统纸媒来说造成了一定的冲击。十多年以来，网络的发展对《画刊》造成什么影响？

靳：这个影响太大了。首先网络时代、数字时代是一个了不起的时代，我自己也受益于这个时代。我们生活因此而变得更丰富，耳朵、眼睛四通八达，可是这个便捷也正在毁坏我们阅读的深度。

人们变得不耐烦，因为信息量太大。以前 10 天只摸 1 本书，现在 1 天要读 100 条信息。这些信息大大小小，你要选，可能这数量本身已经把你弄得有点不舒服了，所以只能是短暂的跟这些信息接触，标题式地阅读。毫无疑问，近 10 年数字化的发展，《画刊》受到的冲击很大，这不是我们一家媒体的变化，这是一个时代的变化。

传统的平面媒体都受到网络时代的影响，有很多财力雄厚、资源充足的，可能立刻就制造网络版，跟网络紧密拥抱。但是我们比较困难，因为我们的背景是国企，做事没有那么快，意识也未必跟得上。6 年前，我们曾经申请要办一个画刊的网站，一直到现在才给了我们回复说希望我们办网站。我说不，现在不办，因为现在根本就不知道怎么办。6 年前我觉得还有可能占一块份额，大小我们且不论，至少种一个种子，可能长出什么东西来。现在根本就没了这个余地和可能，办了可能反而更糟糕，更悲惨。所以现在我们就利用网络上的一些平台，比如微信、微博来传播《画刊》的内容。

但是我觉得网络媒体的发展，最终往哪儿去，我还不敢说。我还不敢说它是一个彻底光明的前途，可以说这是一个不可回避的

方向。但是人们也可能会因此而被破坏，我们被破坏，我们的生活方式被破坏，这对我们的冲击比较大。如果学者们只通过网络获取资讯，那就太糟糕了。平面媒体的审慎，工作的精细化，我估计在网络上比较难做到，因为他们太求快，一个事件发生，一个小时后就在网上要呈现，这对于平面媒体是不可想象的。但是平面媒体的优点在于它的精打细磨，有时间和专业的编校的队伍来保证质量的可靠性。所以这种冲击是存在的，我们也很矛盾，也很痛苦，眼看到这种特别危急的关头，可是究竟我们是不是都走向网络，我现在还心意未决。

我觉得至少平面媒体还是有很多人需要，特殊的人需要。

李：网络适合一部分人，纸媒适合另外一部分人，或者说是适合不同的情境。

靳：我觉得是这样，但是我真的不愿意说纸媒只适合老去的一代人，这意味着随着老去一代人的离去，纸媒将彻底消亡。我手捧着书还是有极愉快的感觉，可是我常常疑惑这感觉是不是我们这代人才有，而年轻一代根本都没有摸过书，感觉他们不需要了。会不会这是我们跟旧时代完全靠在一起的某种习性？我经常也在想，这是旧时代的人才有的念头，还是大家都应该有的一种感觉。也许我还需要咨询更多的人，才能得到答案。

我希望人跟书的关系不是我这辈人特有的，而是一代一代能够保存下来的。这如果被改变了也是一种遗憾。如果我们坐在一间书房里，里面都是书籍，每一本书你都倾心地爱它，跟拿一个电子阅读器或平板电脑坐在空荡荡的空间，带给人的感觉是很不一样的。

李：有的人单纯地认为艺术媒体就是当代艺术的话筒和扩音器，您对此怎么看？

靳：媒体肯定有话筒跟扩音器的功能，可是如果我们只工具化地看这个问题，那是错误的，因为媒体还有它的责任。我理解，媒体的责任在于它扩音该扩音的东西，这就是媒体的立场。至于立场是什么，我们可以商量，但媒体一定要有立场，而不是今天这样、明天那样，走机会主义路线。媒体的良知跟立场，是至关重要的。在此基础之上的扩音，我完全可以认同。但是如果我们就把媒体看成是一个工具，无论什么内容，只要

是跟利益挂钩，就去扩音，这是比较可怕的扩音。

李：80、90 年代，中国当代艺术传播主要依靠纸媒，一是当时没有网络媒体，再是当时纸媒的数量也比较少，所以想要了解中国当代艺术的重大事件，或者批评方面的变化，只要看几大艺术媒体，就能比较清晰地了解到中国当代艺术的新的动向。但是现在媒体的数量越来越多，而且艺术发展也不仅仅受政策或批评的影响，艺术市场的力量介入得越来越多。您觉得现在艺术媒体在整个中国当代艺术发展的领域里，它的身份跟 80、90 年代相比是不是有一定的变化呢？

靳：我觉得媒体被别人信赖，这是很重要的一个价值诉求。一般发生重大事件，我们就会说赶快看看 BBC，或者赶快看看某媒体，我们为什么会这么要求，因为这是对媒体长期的价值追求的信赖，也是对媒体整个编辑、记者、工作团队的信赖。我们现在的媒体到底还有多少能够被信赖的东西？现在市场是一个声音，是直接利益的声音。为什么我们发现艺术媒体弱了，弱在它也不完全靠专业说话，市场发出来的声音特别刺耳，媒体无能为力。因为媒体不能给予更大的利益，只能在它的价值范围内说话，声音说得大一些，再大一些，但也未必带来什么结果。如果这些声音不能变成切实的利益，它是拼不过资本的。

李：但是整个时代大的环境是很难改变的。

靳：是很难改变，我们不参与急功近利、投机的事件，与此保持距离。只要我们能辨别，就保持这个距离。我相信只有在这种态度之下，才能够被读者信任，否则你的杂志，你的媒体就是跟利益沆瀣一气，凭什么还要别人信任你？可能选择了这种方式做媒体，就要损害另外的东西。但是我相信我们现在为一本好杂志去努力的诉求，是我们唯一能走的路。

信赖几乎就是媒体所有的价值所在。我觉得没有什么比这更高的价值。

李：您现在有没有考虑对《画刊》的栏目设置、内容编排做一些改变？还是想坚持原来的风格？

靳：我们杂志的微调一直存在，但是再

怎么调也没有跳出基本的大框架，因为跟美术的类别、形态要吻合，无非是对当下的批评、关注和梳理，就这两大类，然后再细分。比如说我们对当下的关注就是新闻类，对艺术史的梳理就是艺术史的构成，以及我们对一个问题的再次阐述，或者论述。基本上大的门类还是这些，没有特别多的变化。天底下没有那么多的新鲜事，所以转型的问题，对我来说其实不存在。只是把一个内容做得更好，做得更好就是转型。

创新这种思想实际上是 20 世纪以后的现代主义思潮带来的，其实我们活到一定年纪都明白，所谓的新东西也就是“新瓶装旧酒”，只不过大家想换一个说法把它说清楚。在这样的情况下，我们要认清创新的本质到底是什么。创新和转型的这种绝对要求，我觉得有时候是有损于质量的，当我们把问题往深去推动的时候，就会发现创新和转型自动就会实现，这不是追求形式上的创新和转型就能获得的。

李：您曾说艺术媒体还是很好玩的，请您最后谈一谈，艺术媒体这个行业，最有意思的、最吸引您的地方是哪里？

靳：艺术媒体不像别的媒体，如果是政治媒体，那当然可能也有令人激动的地方，但总的来说，在一定的条件下，还是受到更多的约束。我觉得艺术媒体比较有生机，打交道的人群也比较特点，艺术家、理论家，都是不错的人。所以，这是我认为艺术媒体还能够让我混下去的原因。

我对艺术媒体的感情并不是单纯的喜欢，有时候我甚至恨它。但是作为这其中的人，就要承担它带给你的所有。有爱有恨，才是有意思的东西。